



10434

退谷文集 說 策

說目

五帝之時如夏說

六宗說

三冬文史足用說

氣水言浮物說

元寧會館說

趙譜說

退谷文集

說目

趙蔡兩宗繼絕說

麟說

白虎說

貓說

會飴圖說

芥子居說

生壙說

策目



三卷

三卷

聖學

康熙己丑會墨

經學

康熙己丑會墨

史學

康熙己丑會墨

積貯

康熙己丑會墨

算法

康熙己丑會墨

禮記

問三傳誰作

屯田

退谷文集

檢目

二三卷



淡

康熙己丑會墨

東

康熙己丑會墨

東

康熙己丑會墨

東

康熙己丑會墨

而九五帝之時如夏說

四時無二天古今無異政天不異也自人之乘之者異而天異矣然天亦有不能不自異者故一天也而四時分焉邵子謂五帝之時如夏由前言之春也彼一時也由後言之秋與冬也又一時也當夏之時行夏之令草木怒生萬物潔齊以人事言古今來一切治天下之具

退谷文集

說

三卷

凡所爲禮樂刑政井田學校之屬大率皆自無而有如物之方生由穉而壯盛大流行寢昌寢熾其勢莫禦而機莫可止民生其間亦各一時之化不必華山之驟駢然後行遠也故耒耨未教也而庖羲已治衣裳未興也而神農已治谷岳命官典禮教胄未盛也而黃帝已治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無不同歸於治此其以神聖之人夫開天之業固不待言而其氣運之隆隆未艾如草木之怒生萬物之潔齊潛孚密移亦有不知其然而然

者天也非人也不然者學者多稱五帝何不併畫卦演
圖耒耜書契平天成地之業畢集於一聖人之身畢成
於一聖人之手以爲快而遙遙焉待諸歷年累世之久
遠若此哉故聖人在上以其所當爲者盡諸已而以其
所不能爲者聽諸天

退谷文集

說

二

三卷



世不強爲法應循天

勤書拙姑姑聖人立上以其所當爲者盡諸已而以其

能一聖人之手以爲快而遙遙焉待諸歷年累世之久

圖耒耜書契平天成地之業畢集於一聖人之身畢成

於一聖人之手以爲快而遙遙焉待諸歷年累世之久

虞書稱舜禋於六宗禋謂致其精意而祭之宗則以之爲主尊而祭之也此可以意爲之說者也至於禋而宗之之所謂六經無明文則不可以意爲之說必有所據於經典之文以說之然後其說歸於一定而紛紛者無所異同於其間有以六宗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之說也有以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者劉歆孔晁之說也有以日月星河海岱爲六宗者賈逵之說也獨王肅用家退谷文集

說

三

三卷

語之文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此則本之禮記祭法而蔡沈作書傳同之其說始有一定蓋書云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先六宗言上帝則六宗不應更及于天後六宗言山川則河海岱在其中亦不應先列於六宗也故六宗以書傳爲定而書傳又以祭法爲據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祈禳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祭雩祭皆壇也祭六宗

則各埋少牢於其壇而禮祀之此則虞書禋于六宗之本義也至於所謂宗其說亦微不同或曰宗尊也尊其尊而祭之也或曰宗主也有所祈禱則主此而祭不以此神尊也由前之說爲常祭書傳蔡氏之說也由後之說則非常祭四時乖序則日月星辰失次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鄭康成之說也要之二說不相戾既主此而祈禱之則亦尊之而祀之矣祭乎此則尊乎此固非以尊爲尊無二上之尊也當時舜祭告攝位六宗之禮一時併舉未必皆爲祈禱若以爲常祀而祀之及其變加祈禱焉之二說是亦並行不悖者也

三冬文史足用說

東方曼倩之自贊於其君有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者其言頗自詡後之人以爲朔特滑稽之雄耳非有匡君致主之道安民又衆之策原本經術宜足以發名成業者而深心刻苦讀書嗜古之士頗稱其言以爲誠然顧其說不一有謂古人讀書多以三餘夜爲日餘兩爲晴餘則此三冬者固歲之餘也於此肆力文史則其時爲足用此則杜少陵所謂古人已用三冬足之說也有謂其自負淵博其得於三冬肄習之餘者經經緯史左右逢原則其學爲足用此於子輿氏勿學壯行之說爲近之要之朔滑稽之雄詎謂人主之前無非自負則後說自其本指然無乘時刻厲之功亦無學成足用之樂則前說亦未可厚非也深心刻厲讀書嗜古之士得是說而通之以前說致其功以後說收其效雖無詡詡自負之態而貫穿經史吐納百家其亦有以樂於此歟是爲說

氣水言浮物說

人之有言氣爲之也言之而有短長與其聲之高下其見於文辭之間而爲文者皆謂之言人但知發於口而爲言者氣爲之不知發於心注於手汨汨然其來滔滔乎莫禦者其爲言也莫非氣爲之有氣而後其理明其辭達其往復盡意其聲調皆協而格律不靡不然無氣而有言非惟其言龐雜蒙混無以自明其說而章亦不成顧欲立言者皆是也但求言於言而不求言於氣是欲物之浮不盛大其水之源流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而置杯焉以爲之舟欲其不膠不可得矣古之人讀書多義理熟其氣自厚未嘗執筆學爲如此之言也而有所欲言則言之任其言之正側微顯進退出入千變萬化無非一氣自爲卷舒猶之乎江河之浸湖海之滙無擇於萬斛之舟有物則浮而已矣昌黎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吾取其語爲之說以爲立言之法

元寧會館說

會館公物鄉之人皆得居之而往往不常長班之守此會館者反得居此長子孫而世守焉然其界限嚴而責備重不堪其任則鄉之人共逐之而小心勤慎者撥屋居之房租贍之宴會犒之婚喪大故釀金助之非重長班重長班正以重會館也予鄉前輩措置元寧會館於京師爲鄉人宴集之所著爲條例勒石以陷諸壁中一條公車謁選諸同鄉止許停驂三日另尋下處過期長退谷文集

說

七

三卷

班婉辭諸條例無可議止此一條不滿於鄉人之心王會曰會會試曰會會城曰會會館亦曰會蓋會集之會非宴會之會也會集則可飲食亦可起居何爲止許停驂三日而擯不令居止也此非前輩不識會字字義或因屋址狹小廳堂神室之外別無住屋故未深思而驟爲此說想當時何不做京師會館通例謁選公車得意之人之嘗住此房與併不曾入此房住居者定爲常例皆令出銀若干兩爲擴充添蓋之地則宴會居止兩得

之不令鄉人視爲驛遞可一宿而不可常住則鄉情益
聯屬不至吳越視之不然不視爲王會會城會試之會
館而視爲飲酒演劇之會館則楚館耳秦樓耳豈會館
哉况鄉人之客居宦游貨殖於此者其宴會亦僅矣團
拜止歲首一次而間不舉行卽歲一舉行亦會之一而
不會者三百五十有九也安用此會館爲或曰團拜之
外宴會無月無之此非長班之圖利外租卽鄉人之會
計持籌於斯也元寧堂堂大邑京師首善奧區名爲會
館而王會會城會試之義均無所取京師會館鱗次豈
不貽笑於隣邦別郡矣乎若夫長班界限嚴而責備重
撥屋有間數不得過停驟之居無常處長班之屋有定
所過而他占不敢也不及而裁汰亦非舊制也爲之納
婦作子孫世守計視之重其責備亦重然則非重長班
也重長班正所以重會館也

余老友霖公畢先生持其兒婦趙氏宗譜視予自宋藝祖以下宋代之聞人趙姓者皆在焉予遍覽畢謝霖公曰夏商周漢唐及宋開代之祖皆是神明之胄如宋祖出於春秋中山之趙以國爲姓是也顧禮諸侯不得祖天子藝祖而下承祧繼統者皆天子不敢以之爲祖也則必有繼別之大宗焉以是譜考之其在不俄不彼二祖之間乎顧禮大夫不得祖諸侯不俄不彼爵居五等同於三代之諸侯二祖以下支庶之爲大夫者不得以之爲祖也則又必有繼禰之祖焉且禮支子不祭主於宗子小宗不可以混大宗以是譜考之星羅碁布世代雖蕃而不得其絲牽繩貫之的系則不知今日此支之祖爲大宗乎爲小宗乎抑或小宗之次又爲別起之小宗乎雖孝子慈孫不敢輕注爲何宗何派也夫譜傳自祖先爲創加於後裔爲修創者前人之成勞修者後人之責任則譜之不可不修也明矣倘今日趙氏之宗有

趙蔡兩宗繼絕說

存亡繼絕治世大經匪惟開國承家亦然子從兄開先配蔡氏嫂時予未成童但知親家翁暨諸舅姪之爲蔡姓耳已而嫂從兄連城獨冒趙姓竊疑之連城無子又以嫂胞兄某爲趙氏後一繼再繼久而彌切必有不可解於心所以然之故未暇問也久之與老親翁仲孫二玉同寓京華相得甚歡詳問之則曰先祖諱尙武係先曾祖趙諱龍所生母舅蔡無子過繼於蔡諱欽爲嗣子

退谷文集

說

十一

三卷

祖遂蒙蔡姓後趙宗伯祖叔祖無出趙姓反無一人先父如栢公與予叔兄弟四人議定以先四叔歸宗予聞之始知以蔡繼趙非繼也趙宗本未嘗絕徒以繼蔡之故得絕然則非繼也歸也向徒知其繼絕而不知其歸宗也然使無此一歸數世而後蔡氏子姓渺不知趙丘隴何所祭祀誰主是繼人之絕而反自得絕也無是天道卽無是人心矣今兩利並存揆諸天道而合問諸人心而安垂諸後世子孫渙然水釋怡然理順世世親親

麟說

麒麟仁獸又瑞應獸也來不知其所自來必有所以致其來故孔子曰孰爲來哉程子曰麒麟無種種於氣韓愈曰麟之爲物不恆有於天下非若犬豕麋鹿然也春秋三傳說獲麟已自不一而說三傳者又復言人人殊旣以爲祥又以爲異一事具三義一爲周亡之徵一爲漢興之符一又爲孔子將沒之驗而辯之者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旣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良是也卽文

退谷文集

說

三

三卷

成致麟反袂拭面其說亦虛誕不可信唯杜預感嘉瑞之無應因魯史而修教所感而作因以爲終之說至今說春秋者主之然則麟固瑞應獸也而亦有不瑞而來無應而至者歟西狩獲麟之前黃帝堯舜皆致麟遠矣周之文王宜致麟而麟不至周至成康宜致麟而文無證其瑞其應蓋難言之自是以後麒麟之見史不絕書有不數年而五十一見者何其瑞之多而應之廣歟謂必德盛政平而後應亦有德盛政平而麟不見德不盛

政不平而麟見且屢見者漢武獲白麟史記有微辭曰
蓋麟云蘇軾謂蓋之爲言疑之也又謂豈求之武帝而
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歐陽修修五代史亦曰麟王者之
瑞而出於五代又萃於蜀固知其非祥也程子又謂麟
是太平和氣所生而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由此
觀之聖人亦謹其所以致麟者而麟之應與不應直可
以存而不論云

白虎說

白虎亦瑞應獸也徵祥說云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又云皜身如雪而史書白虎見多在東漢後曹魏先競尚符瑞之時固以白虎爲卽騶虞而書之以爲瑞吾非不以騶虞爲瑞謂其特如爾雅所謂魋白虎者而徒然書之國史也魋背斑虎文魋白虎而書卽魋黑虎而亦應書之矣晉以後率書騶虞見不復更書白虎見者應亦以其嫌似魋白虎與其言白虎不如直言騶虞也其書之之意皆以爲瑞應獨是其所爲瑞應者爲是皜身無雜之白虎歟抑是白虎黑文之騶虞歟抑或虎背斑文之魋虎歟則皆不可知今若以白虎爲騶虞則騶虞白虎黑文似白虎者也非白虎也騶虞不受也若以白虎爲魋虎而歸之虎類則虎戾蟲白虎仁獸也白虎亦不受且謂皜身如雪其背不斑無文不雜也辨其真旣無所據則諸史所以書之之意亦傳會以名瑞應而無從徵實者歟

貓說

貓媚獸而有威媚於人而威於鼠鼠非貓莫制貓非鼠不噬故夫貓之於鼠專職也禮迎貓爲其噬田鼠職在故也能牽其職或爲美名以寵異之如所謂蒙貴家狸烏員銜蟬鼠將女奴御花朵麝香驗等名往往加焉而不然者與鼠同眠食或懦於捕鼠而健於捕鷄與鴿皆爲失職亦在乎慎擇之而已相其身材知其勤惰往往不爽相貓法云眼要金光身要短面要虎威聲要喊蓋言威也然則不威而媚非貓之善者也

三孫繞膝日索果餌曾不知予造物之勞人也生不得
逸則以習勞顧初不知勞願勞肯勞則自己巳年十三
始矣前此經書傳註古文時藝多臨時強記抄撮以潤
其師至是父母以戚屬悔予婚義形於色予大言曰書
中有女顏如玉燈寒壑苦無聊不平一發憤於書太史
公曰彼不激惡能成乎平生得力實賴有此憶冬之夜
侍先君子寢漏三四下呶唔不輟數驚寢輒覆燈暗誦
退谷文集

說

十七

三卷

寢熟復然火爐燈炮就眠腳後冷氣侵徧先君寤曰兒
何自苦率以爲常年二十八庚申始入學時德州田少
司農山疆師在廷以博學弘辭薦來視學以予試作歷
童子卷謂古雅可誦頗知音律予何知亦經史子集中
凡禮樂律曆可資後場者皆自入學前陰識之或爲學
徒觀場作嫁衣裳故稍稍肄習於程朱精義茫乎未有
根柢也以悔婚故不婚入學後辛酉冬始婚年餘疾瘍
外戚難作三年中疊罹大故附身附棺求誠求信皆隻

手徒步爲之然未嘗以輟所業也松江張庶常長史調予曰語類或問不可不讀予始知寢饋性理儒先書力求融會貫通江浦劉編修大山師調予曰筆氣不可不變予始手錄漆園着山廬陵合作寢食之以求成一家言壬戌補廩癸酉舉麟兒丁丑始拔貢時磁州張閣部樸園師亦以弘博來視學以予考作壓諸生卷隨以壓通省拔貢卷謂方主員璧因物賦形予何能然亦矯克變復久病知醫凡成弘慶曆啓禎文字沿習之弊皆遍嘗而痛懲之故去其渣滓留其芳潤於詩古文辭浩乎未有津涯也壬午中副車韓慕廬許時庵兩大宗伯歎書藝全場未有乙酉始自高荆襄師房領鄉薦座主汪少司農東川師姚宮贊華簪師己丑始自劉大山師房成進士座主相國李安溪師司寇張韓城師年五十七矣尋改庶常於詩古文辭例當肄習稍稍爲之似可不勞然取精多用物宏廣摭註疏熟精文選夫豈易易特儲於前而用於後或不似向者之扞格難操耳壬辰散

館授職癸巳覃恩父贈文林郎母贈孺人本身兩妻
如之其秋會試分校得孫見龍吳世模車敏來向日正
周世培邢曰玟于本宏顧之樽袁濬蔡大受傅元高端
姚炯十三人甲午乙未丙申纂修武英殿丁酉省墓歸
己亥復命辛丑舉會孫癸卯舉曾孫乙己舉春孫今年
丁未七十五老矣歸休乎君安所取勞然未見何書未
達何境中夜思之旁皇汗下一息尚存惡容已已故子
造物之勞人也勞心復勞力彼其勞身苦形動忍以求
生者不能悉言也遂亦不言莊叟云造物勞我以生逸
我以死勞固所以生之也子若孫生而得逸但恐不勞
願勞肯勞須自爲之勿甘今日之飭爭聚與粟謂可習
以爲常也行念之矣

先生自作含飴圖歷叙生平榮與枯手持示我屬我
贊我老才薄空躊躇先生文章冠海內科名赫奕傾
當途自謂勞人訓後嗣至哉斯言真丈夫曠觀乾坤
稱兩大鴻纖巨細均陶鑪日月暑寒成歲運鼓動萬

物咸昭蘇粵自鴻濛迄今日屈伸豈或休須臾迺知
不勞功不大况復健舉爲真儒人生窮達各有分如
欲立命惟區區孔孟程朱強不息何嘗浩歎悲桑榆
詩書易禮各有旨惟勞能善語相符我觀數子俱秀
發偉哉驥子鳳之雛功名富貴自應有須持此意銘
盤盂顧我窮年勤典籍青衫還映白髭鬚賴亦有孫
能力學志嚮不逐常人趨兩家世誼共磨礪此道或

可相肩扶勉哉慎修思祖訓願拭老眼看馳驅

劉栢
同跋

退谷文集

說

三

三卷

芥子居說

芥子不可爲須彌佛說納須彌於芥子亦謂應作如是觀耳豈真至小可以爲至大哉予勞至老不得寧居雖嘗游歷名勝洞心爽目人之所有非吾有也又每夢遊五嶽心曠神怡遇之于虛不可爲實也投老後葺宅右偏小軒三楹居之左圖史右琴榻中設茗椀香爐圍牆隔別外無剝啄內無詭詐階下地不半弓又前僅一弓門設常關自顏曰芥子居明其小也而水陸草木之花退谷文集
說
二
三卷
與四時爲代謝蛙井忘海蘄屈能仰顏巷自陋卻富自閒不必大也陶靖節謂園日涉以成趣趣以涉成無成見無等待諸便家經營結構爭奇鬪艷予不能然也意之所到小加點綴自覺時時改觀居此課童孫句讀隨意拈架上書或歌或嘏或坐或臥手倦輒拋徐行繞室細數花鬚不似少壯時每析一義必欲直窮到底也有所觸詩歌制義遇題輒作以示吾子遂亦風不出雨不出慶弔不聞燕會不赴偃然成閉戶先生老冉冉至疇

生壙說

老營菟裘壽拱墓木以是知古之時已有生壙也壙也而生胡然亟亟暇則爲之耳暇何容易而竟不難人之肯暇歟抑天之許人以暇也年不長則日不暇事不息則人不暇年長事息今日不爲明日爲之今年爲之未旣明年又爲之安見生人暇時之所營皆人生刻不可緩之圖也生也而壙古旣爲之則吾亦爲之矣予遷葬父母墓以蟻故卜地改葬大父母伯叔父繼恢復修築退谷文集

說

三

三卷

始遷祖墓高曾祖以下墓妻與子婦各一墓松楸咸蕊鬱矣更得北郭觀音門附城片壤自爲身後計其結基擴充以完局皆吾生時所拮据寸累而銖積者也其開土驗氣埋槨以定穴皆予生時所推測察納雅言絜矩用中尺寸不移者也其益下增高以還原皆予生時所審曲面勢因山藉水以成之者也壤故有老梅老栗刪存之餘益以松栢冬青石楠皆予生時所手植排行而成列者也苟予非生而爲之卽死終不容已於爲之特

恐待諸子而子多不暇待諸孫而孫又不暇則長與壙
辭矣下見土而上見星其何日之有且吾子吾孫卽暇
爲之又恐微眇難奪水侵蟲蝕只在一間故生也而壙
古爲之吾亦爲之矣若墓之有誌誌之用石守之需祠
雖相度皆有處則以語所生而未暇非不暇所以爲之
之物料不暇且不必生而爲之卽不生爲事半功倍客
或有爲之者故不暇也子若孫念之

今夫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始本乎窮理踐行其終至於盡性達天而無一不以敬爲主顧敬一也而其所以敬又視乎人所造之境地以分是故有無不敬而安之者此聖人之不期敬而自無不敬者也此天下之至誠也有主一無適以求敬者此學人之期其敬而惟恐有不敬者也不必天下之至誠始能之而自始至終無不敬

遂亦無不誠也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有以敬爲言有以誠爲言誠則無不敬敬卽至於誠誠與敬其言皆出於聖人而誠非聖人不能敬則學者可勉故後儒尤主此爲言所以爲學者入德之方而尊主庇民之道率不外乎此也

執事以主敬窮理踐行三者下詢而歸本於朱子之

言敬程子之言誠

愚

謂敬所以誠而主敬所以窮

理踐行也孔子曰修己以敬極之至於安人安百

姓程朱特標爲宗旨而其言益詳猶之孔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子思特衍之以立說而其理益著蓋後賢之緒論無不本之於先聖而先聖之精微亦有待於後賢之發明非添設也今試問天下之學者欲修身踐言而可有不窮之理乎然使不先之以敬則志氣不清方涉乎此又移於彼不專不精之弊皆起於此也既格物致知而可有不踐之行乎然使不持之以敬則心志不

一方銳於始旋斲於終不純不備之譏皆起於此也家修如此廷獻可知尚安望其不欺幽獨靖共夙夜乎故欲窮理踐行必先主敬主敬以窮理而理始無不明主敬以踐行而行始無不實然則敬也者知行之根柢也朱子格物九條而必集程子張子之言敬者以先之旣曰主一無適又曰整齊嚴肅又曰有所謂常惺惺法者蓋兼內外以言敬而敬之說始密而敬之理始全而其發端必嚴之

經學

康熙己丑會墨

嘗謂今人治經之逸不似古人治經之勞也古人專治一經皆以窮極幽眇貫穿百家無不盡發之於一經卽其言非盡至人之本指而專精之至妙義自生故常以其經名於時而傳於世今之人不能也且謂不必蓋經義自經朱子論訂而其說皆確不可易雖所自爲傳註者不過二經而其他皆

有所論定時時見於他說今之人稟承維謹而已

退谷文集

策

三卷

故曰今人之治經不似古人之勞也然遂可以不勞乎專守一經而無究於其源流本末自以折衷而知朱子之說萬不可易則於經究無心得也然則如何亦惟恪遵朱子之所以說經者以折衷諸家之說而已我

皇上尊經重道五經取士於易務遵本義於詩務遵集

傳此二經者朱子所已定者也他如書傳則蔡沈

春秋傳則胡安國禮記則陳灝集說朱子雖未及

註釋皆嘗論說其載在文集者班班可考也今之
所以治五經者直謂之皆遵朱子可耳尊朱子以
治經其又何求雖然前人之於經其治之也勞矣
今人之於經其治之也逸矣勞固不若逸然前人
之於經其得之也精矣今人之於經其得之也粗
矣粗何能及精蓋古人於一經皆網羅百代放失
舊聞以求精其說未嘗驟希簡易也今之人以空
踈無據之衷驟得一說而墨守之其於聖人之意

茫乎未有見也則安取如此以治經也誠本朱子
之意以裁定諸經以本義裁易則京焦卦氣王弼
清虛皆可知其偏也而邵之圖程之傳遂可恣置
乎以集傳裁詩則小序之說不多傳會乎考亭東
萊其得失有間矣安得不爲究心也以與蔡元定
往復論列書傳者以裁書則蔡傳不多符合乎古
文今文有無異同安可偏廢也春秋以三傳爲經
胡傳爲緯三傳何可廢也儀禮周禮周公經世之

史學 康熙己丑會墨

經以言理史以記事事載理而行合之則是背之
則非是故有史識有史筆其備勸懲而昭法戒者
所關甚大非可苟焉而已也顧史之爲體不一有
述著詳代之始終一王之行實而編年以紀事者
如春秋三傳通鑑綱目之書是也有分門別類天
官律曆河渠各爲一書帝王本紀諸侯世家諸臣
列傳各列始末如史記漢書之類是也以今而欲

退谷文集

策

三

三卷

訂一代之史備勸懲而昭法戒其將何去而何從
乎蓋有古今之史有一朝之史古今之史合皇帝
王霸數千年爲一書其勢不得不編年編年則一
年之間數篇之內有不能備一人之始末者矣有
一朝之史君爲君紀臣爲臣傳而後一人之始末
以其成敗利鈍治亂安危班班可考其法創始
於司馬遷之史記而班固因之十七史二十一史
無不因之居今日而欲成一代之史勢亦不得不

因之我

皇上畱心史學貫穿羣史

聖製史斷其藏在秘府頒示臣工者固已盡史學之精
微備勸懲而昭法戒而更爲有明成一代之史則
其體不得不準之龍門司馬氏顧書則猶是也而
詳畧異紀則猶是也而叙事異傳則猶是也而取
舍異以及世家世表月表之屬鎔裁煩簡俱不能
不異豈非史之所關者甚大旣欲正其體製又欲
得有史識史筆之人以董其成而分其事而後可
以成一代之信史而無憾也夫

退谷文集

策

三

三卷

積貯

康熙己丑會墨

天下有一定之法而所以行法者不皆一定之人則人之所繫於法尤重一切之法皆然而况於天行人事之大乎故天下非無良法也而所以奉行者或非其人往往上作而下不應則督責不得不行乎其間而又非督責之所能盡也則必痛懲其不奉法者以申儆之優渥其能奉法者以風勵之於是乎後有所懲前有所勸斯民遂陰受其福而不知且夫從來之言積貯者多矣所以積貯者預以備凶荒而終不免於凶荒者早無所蓄澇無所洩以救治之水利弛無可奈何而至於此也則與其及饑而方哺何如無事而盡力於溝洫使民自以不饑乎我

退谷文集

策

三三

三卷

皇上於河渠水利之要窮極精微東南澤國水利尤勞清問永定子牙二河既修水利於畿輔以次更及江浙頃使大吏相度地勢開濬支河建閘蓄洩旱

澇無虞凶荒可免誠盛事也然而天行所至亦或
不免則所以救之以人事者常平社倉之法安可
不亟講哉顧其法非不見之於古也非不行之於
今也而有效亦有不效者常平行之於官而主守
之出納不嚴社倉行之於民而鄉正之選擇不慎
一旦有急而民不受其惠蓋其不效者非涸爛卽
虧空則常平無實濟也非虛文卽苛派則社倉祇
空文也

退谷文集

策

三四

三卷

朝廷宵旰民瘼慮周萬世而奉行者若此安得不亟思
所以激勸之哉今其行之不效者督撫大吏旣已
入告而懲治之矣天下之大守令之衆宜必有使
民稱便如耿壽昌之於常平行之歷久而一縣無
憂荒歉如朱子之於社倉者當爲加其秩使留本
任及其秩滿升轉加於常秩之所應得如此則不
惟有所懲而更使人知所勸且水利之興有如漢
名信臣其人亦破格而優異之則溝洫以防旱澇

委積以備凶荒二者固交得之矣故曰有治人無
治法也

退谷文集

策

三五

三卷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以備凶荒一策四庫全書之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也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莫溥於天之體而人能測之以得其度數而爲曆莫微於天之心而人能測之以得其元音而成律其測之之法固自多端而有理則不能無數數之與理二而一一而二者也學者其可徒言明理遺數而專求之於理乎古者六藝之教始於小學而數居其一固將以之測天而治曆明時且以之測天而作樂崇德也卽在聖人依仁而游藝其得以小道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耶我

皇上曆數在躬聲律身度曆律其大者也數其小者也然而非小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蕃莫不有數而况於治曆以測天而况於協曆以窺天今夫曆定歲月日時以授時而成事而歲月日時之定古今無異同古曰地平今曰地圓圓而後日出日入之度因於地勢之高下而各不同也古立歲差今日

恒星行必驗於恒星之行而其差與不差始可辨也古推羸縮今日高卑度惟度高卑始有羸縮也古紀五緯順逆伏留今日星輪惟其輪轉而後遲留疾伏可見也若是者以天體之渾圓也天下方者易測圓者難測而渾圓者尤難測然莫謂難測而人遂無術以測之也今天律以求天地之中聲以制器審音而作樂而制器審音皆起於黃鍾之管而分寸不無異同司馬遷曰八寸一分言其長也而班固則曰九寸寸以九爲度九九八十一與史公之八寸一分無以異也而呂覽又曰三寸九分尺各不同多寡遂異其實與九寸八寸一分者無以異也徑一圍三言其中也胡瑗蔡元定知蔡邕圍徑之非而自定律管不免於䟽則虛言之易而實驗之難也若是者以黃鍾之管難定猶夫天體之難測也而正非無以測之而定之也是有數焉可以算而得之古算法有九章詳矣而後人之

智不必不更詳於昔人今者三角之法以之通算
天地萬物而其實曆與律皆成於此試卽以天算
之天體渾圓不能定其度而算以三角之法線牽
於南以極子午之間而弧矢以定八線繼加夫勾
股弦矢割員測弧古法止此矣今益以勾股直角
銳角鈍角三角之形始全有弦線矢線在圖之中
又有切線割線在圖之外八線始盡若此者不仍
三角以求之也割贏就縮以開方法乘之而歸於
四率無患其奇零也不待逐線而算之算一線而
餘可比例則固可以乘而得之也如此則周天之
度以算而定而天可測而曆可治矣天體之渾圓
者且不難測而黃鍾之管又何難於定其分寸損
益之管以成聲而作樂哉廣此而自近測遠夫猶
是也自下測高夫猶是也自上測下臨高測深夫
猶是也天地之數無所遁萬物之數莫能越卽不
專以之治曆作樂而斯二者非其算之所最大者

哉學者習禮樂書數之文於童年窮年而莫究其
妙斯固非依仁而游藝者未易窺其微也已

退谷文集

策

三九

三卷



退谷文集
卷之三
策
三九
三卷

禮記

言禮經於三禮既定之後雖有智者無能妄爲損益其一句一字有志之士起而窮究之三禮均可珍重均當肄習非有此重而彼輕者也又非可習其一而其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也然則言禮經於三禮既定之後亦以經治經無所偏重而已矣制科用以取士日力所限不能兼望其熟習則不得不酌其力之所能爲而專責之故三禮以禮記

退谷文集

策

甲

二卷

取士垂爲

功令而儀禮周官以俟夫能者而兼收焉非輕此而重彼也以度其力之所能爲而已矣唐人取士分大小經以易之大而謂之小經非小之也其卷帙少而日力可程也以禮之小而謂之大經非大之也其卷帙繁而日不暇給也夫以禮記爲三禮之一尚謂之大經况欲兼其三而併責爲一經之肄習多見其窮於日力而不精不詳也此三禮獨以禮

記取士之意也我

皇上聖神天縱表章五經於易有

御纂周易折中而書而詩而春秋皆

命儒臣開局纂輯隨進呈稟

聖案折中以次告成而於禮記獨後之草茅進取之上臆爲揣測或

皇上欲奮萃三禮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損益之共爲一書

退谷文集

策

四

三卷

頒之學宮用以取士亦未可知而又共慮大經加大窮於目力而不精不詳無以仰答鎔經鑄傳之

盛心也愚以爲周官官制儀禮節目禮記雖爲儀禮義

疏而章句顯然便於成誦卽如現行之制專用以命題取士亦無不可者獨其解無定註疏旣多未確而陳灝之集說亦有未安不能不仰望

皇上之折中

命儒臣繼四經而旋加纂輯也若有有志之士真欲

貫穿三禮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書綱目張
融會三禮真可流傳久遠

皇上賜之以序而併領學官以待夫有志之士而盡心
焉則於取士之法經學之全又兩得之矣

退谷文集

策

四二

三

馮煥斌知士之志經學之全又兩得之矣

皇上賜之以序而併領學官以待夫有志之士而盡心

融會三禮真可流傳久遠

貫穿三禮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書綱目張

清問三傳誰作策

經作於聖人經有經義而傳發之傳者不一家皆以發明經義豈獨春秋哉而春秋三傳特著雖秦火以後直之學宮公羊先穀梁次左氏最後而三傳不可偏廢皆將卽傳以窮經也

執事發策不驟及春秋經義而先之以傳又不及三傳之義而先以三傳著作之名姓授受之源流蓋不惟有見於聖人筆削之微旨粹難尋究卽三傳

退谷文集

策

四三

三卷

之異同得失亦非素無根柢掇拾剽竊者之所能驟言其蘊奧誠循循善誘之盛心也愚將言經傳

將旣非今日

清問之所及亦非末學庸見之所窺將言三傳作者

爲何人則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亦旣彰彰較著矣而所見異所聞異其著於往籍者又復不能盡

一無已則就

清問之所及而一一援據以言之唐啖助趙匡說三

傳助謂高赤皆孔門後之門人而丘明夫子以前
賢人如史佚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
題左氏遂引以爲丘明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
據此則有兩左丘明一則宋儒朱子所謂左丘明
古之聞人一則漢劉歆以爲左丘明親見夫子晉
杜預以爲左丘明受經仲尼俱不謂左傳非丘明
作但非古之聞人左丘明耳太史公十二諸侯年
表序云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

退谷文集

策

四

三卷

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藝文誌云左丘明魯史也
不聞爲楚人楚史而鄭樵謂左氏世爲楚史斷爲
楚人誠不知其何所依據也高赤二名見於桓譚
新論已著於西漢之末而史記不爲立傳漢書藝
文誌缺其名此自馬班之疎脫宋儒朱子云二人
想是齊魯間儒其所著恐皆有傳授鑿空傳不得
赤爲魯人高爲齊人不足疑也戴宏序春秋子夏
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

敢敢傳其子壽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
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竹如殺青以寫漢
書故用竹帛則其韜也壽五世皆家傳至此乃授
弟子或傳寫別本著以竹帛宏本不以爲胡母子
都著則史記傳胡母生無治公羊之說藝文誌不
著胡母生字非脫漏也以謂胡母生之傳公羊亦
與董仲舒等耳不應特著之也公穀二傳今皆可
見不聞別有外傳而藝文誌又有公羊外傳五十
篇穀梁外傳二十篇今既不見此書不可臆斷其
有亦不可竟斷爲無卽使有之亦漢初挾書之律
旣除購書之詔復下好事者摭拾而成如尚書僞
泰誓僞武成之類耳不足深求也凡此皆無關於
經義亦無關於傳義特著作之姓名授受之源流
耳謹援据以塞
清問不詳不確則拘於墟而所見之書少也惟
執事進而教之

屯田

屯田之法有兵機焉蓋屯田與墾田異凡曠土閒田之在內地者農人皆得而墾之非有侵暴之患鋒鏑之慮也若夫曠土閒田之在外地者宿兵於外有敵壓境於此而墾之其所收入雖可以免餽餉之煩無三十鐘而致一鐘之費然稍一不備而敵人之侵暴隨加備之旋已而鋒鏑之事又起故不徒曰田而曰屯田明乎屯兵於邊以其間擇地之可耕者而田之安得如內地之曠土閒田墾之之易而無人不可耕者哉若是則屯田之難什伯倍於墾田乃明知其難而其法自古之英君宿將有所不廢卽我

朝廷之備邊亦採擇而見之施行夫豈不知屯田之大

難於墾田哉亦以其中有兵機焉夫屯田也而安得謂之兵機哉前事者後事之師也漢趙克國之

屯田也至金城圖上方畧排衆議而力主屯田自

敵人視之以爲省饋餉之煩爲持久之計耳而豈知其慮深其機密舉敵而全計之其衆不過若干人而止將以攻之圍之非倍其衆不可以逞興師十萬日費斗金未得敵之要害而饋餉不繼且前且却敵終不可得而制也且敵必有黨急之則合黨益合而敵益不可破莫若伏兵養卒以屯田謹斥壕備攻掠使敵不得來而吾可以伺其間隙而往小來則小挫之大來則大挫之小往則小掠之大往則大掠之彼之衆不得增而日見其消亡又以其暇用閒於其黨使之形格勢禁而不得合不惟不合而且深交無爲往往樂爲我之用計彼黨散而衆消則大兵未合戰而彼之勢固已不可支矣大則授首小則遠竄可計日而得也而皆屯田寓之故曰屯田之法有兵機焉前事者後事之師也今以之區處澤旺轉盼成擒耳此

廟堂之秘計而愚之妄以意揣者也若欲卽其機而詳

指之機者幾也其來也幾微可乘也而亦可俟也
此又趙營平之所謂兵難遙度者也

姪彝介青校

